

总序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一百年前，在欧风东渐，风雨如晦的清代末年，山西大学作为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诞生于北中国。从此，伴随着祖国发展的命运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山西大学不断发展壮大。世纪百年，沧海桑田。如今，山西大学已成为一所文、理、工、管、艺术、体育专业齐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展的、三晋大地唯一一所实力雄厚的综合大学。山西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百年来的快速发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自清末张之洞、杨深秀开办“令德堂”书院，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岑春煊创立山西大学堂，设中斋、西斋，并附设译书院，山西大学从创办伊始就体现着中西互补、弘扬学术的科学精神。承继山西大学百年传统的优良校风，为神圣的科学教育事业不懈奋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由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年

来科学的研究的优秀成果，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集中筛选，辑作丛书，予以出版。我们把她作为一份生日礼物奉献给滋养我们成长的百年母校及所有校友。

愿山西大学在新世纪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山西大学校长 郭贵春

二〇〇一年五月

序

尽管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原本各自另有所指；然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合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明确隶属中国文学一级学科，却是近年来学术建设的需要和学科重组的结果。就历史渊源而言，这一学科是在原来中国文学专业外国文学学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之所以把两者结合并列，并将其共置于中国文学名目之下，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突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进而有助于民族文学建设，推动艺术个性高度发展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文学的进步。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交流与竞争中满足世界需要，具备世界意义，最终成长为世界文学，离不开对外国文学的借鉴，离不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成熟。不过实事求是地讲，由于诸多外部因素的作用，在中国文学相关所有二级学科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又是一个相对滞后，却大有开发潜力和发展空间的学科，特别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促进其学科建设。这主要是由于自明清以来，历代统治者长期奉行严苛海禁、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近代史上内忧外患、破败衰微的百年屈辱，造成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严重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自我中心唯我正统，把自己以外的所有民族统统称作蛮夷戎狄或帝修反。这种情况在西方列强的大炮轰

鸣中曾一度被打破。新文化运动引入了科学与民主，大大动摇了却未能彻底清除专制统治的文化根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曾几何时，重新回到了与世隔绝、自我封闭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于是，比较文学自传入中国以来，长期被当做一门有资产阶级反动嫌疑的学科打入冷宫。世界文学不是被歪曲为自巴黎公社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史，就是被误解为十月革命以来的前苏联文学史。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一旦敢于越出樊篱一步，便决然难逃“数典忘祖”、“崇洋媚外”之嫌，就有“言必称希腊”、“宣扬封资修”之罪。

新时期以来，上述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进步。对外开放终于成为我们的国策。从体制到法规，从经济到文化，我们不仅在“引进来”，同时也在“走出去”——超越自我，走向世界。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民族文学如果仍然不肯或迟迟不能走向世界，那就不仅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参与世界性交流与竞争，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还将失去自己在本民族内部原有的地位。这是因为，现代传媒和信息网络日新月异的发展，早已使民族内部的文学趣味与欣赏水准走上了世界化的不归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老话，已经不能不由“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来加以补充。理所当然，世界文学并非某种抽象超越的空洞理念。它注定要由具备了世界意义，并取得了世界性影响的优秀民族文学来组成。时至今日，是否真正热心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本身已经成为是否真正有志于民族文化崛起、究竟应当如何对待优秀文化继承的衡量尺度。只不过在这里继承发展的现实基础，已经由本民族推及整个世界罢了。

或许，这正是我的学术生涯在中国现代文学之外，特别热衷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原因之一吧。

现在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书，出自我的年轻朋友张敏之手。张敏是北方人，我的小老乡。他在山西大学教书。我和他早在十几年前即已结识。那些年我身体还好，曾回山西讲学。他来上海开会，曾专门到我家里看望过我。后来，他在复旦大学读了三年博士。这一期间，他三天两头，常来我这里坐坐，和我谈学问，听我聊文坛掌故，时常介绍几个他的学生

过来看我，闲暇还一块儿喝喝陈酿汾酒，帮我做做文字上的事情。这中间，我们结成了忘年交，情谊很深的。他爱人学他，也叫我贾先生。但他女儿却把我叫做贾爷爷。

我知道他 50 年代生于太原，长在太原。虽然祖籍河北，却曾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劳动，1977 年考大学，毕业后留在内蒙古工作；还曾辗转北京、上海求学，最后又回到山西教书。这样说来，至少他要算半个山西人吧。既是山西人，又以四海为家，这和我很有一点共同之处。我虽然祖籍山西，生于襄汾，但少小离家，先到太原、又到北京上学，后来飘洋过海去了日本，再往后长期在上海滩教书写字，劳动改造。严格说起来，我也只能算半个山西人。至于说他年轻，当然是和年及耄耋的我相比。他现在已经是教授，自己的学生也有不少读出硕士、博士来了。

其实，当年张敏读博士学的是文艺学专业，专攻西方美学。我知道，他的论文写的是克罗齐，继康德、黑格尔之后西方最重要的一位美学家，并且还继朱光潜之后，写出一点儿新名堂。这是他的志趣所在。但在读学位之前，在大学里教书，他长期搞的却是西方文学与文论。如果从那时算起，他从业至今大概已有 20 来个年头了。据我所知，他在这块领域长期耕耘，写出了不少论文、译文，还参与编写了几本书。对这一领域，他有大量的投入，有很深的感情。从复旦回到山西，他的教学科研领域扩大了，却依然没有放弃老本行，继续写这方面的论文，做这方面的工作。听说 2000 年下半年，在学校支持下，他还和十几个学友同仁一起办起了山西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想为山西大学的学科建设，为山西的父老乡亲做点儿实事。对他求学上进的所作所为，我感到十分欣慰。

《冰点的热度》是他的一部专题论集。全书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为主题，根据学科内容的内在联系，分为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西方文学史思考，美学与文论有关问题探索和附录五辑，体现了张敏长期以来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领域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思考，确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建设性意义。

在我看来，书中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辑围绕比较文学学科依据的论争，试图把民族文学发展与其世界文学前途，同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联

系在一起加以思考，结合批评失语与王国维个案，在文学与文化层面，考察跨民族文学艺术个性的区别与联系。这中间，他做出了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比如提出 20 世纪初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诘难，形成了比较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世界文学意识及其有关内容，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依据：世界文学应当成为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比较文学应当展开外民族文学世界化进程专题研究，等等。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一辑尝试探讨文学研究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生活的关系，意在清理文学研究的思路，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和内容。西方文学史思考一辑在篇幅上是全书的重点，广泛涉及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文学的众多作家作品。张敏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根据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结合的原则，融会了文本细读、心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原型批评、存在主义和叙事学等国外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西方文学及其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体现出一种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其中，关于西方文学史上的传统继承问题，关于传统与现代叙事话语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关于现代西方文学的艺术特征问题，关于古希腊文学的性质、特点与规律问题，关于西方文学重要著作和重要作家，如盖斯凯尔夫人、屠格涅夫、海涅、高尔基、海明威、萨特以至弗洛伊德，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深入透彻、启发思考的意义。美学与文论有关问题探索一辑发挥他长于理论思辨的特色，把形而上学批判看作新世纪理论批评的逻辑前提，把有条件的理性运用看作理论批评的主要工具，突出强调文学现象的个性特点和独特规律，强调文学创造与理论发展的成熟进步必然有赖于人的主动追求与积极创造，不可能局限于既定方针和抽象教条。附录一辑则根据学术规范，提供了与正文相关的部分译文资料，提供了张敏曾经涉猎的主要参考文献。

综观全书，我感到张敏是把他心目中的学问，当做了一件近乎神圣的事情。他怀抱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情，用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在默默地孤独地做着他的学问。他认真质朴，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但在内心深处，又有一种书生血性和指点兴亡的责任感。这使他的书页内外处处感染着一种独立思考、执着真诚的精神，体现出几分难能可贵的厚重和锐气。这在

我们这个热闹非凡、迹近浮躁的年代，确实有点儿不同一般。在我想来，他属于有信念有追求的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抱着为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繁荣进步借取火种的意向，投身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这多少有点儿像是盛唐长安译场里献身佛经注译事业的和尚，但求耕耘，不问收获。那些和尚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的热忱，的确是蛮有几分可爱的，有几分值得敬重的。

鉴于我与张敏多年的乡情与友谊，我写了这么一大篇，借此把张敏的这部新著推荐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也为我们之间的情谊留个永久的纪念。希望大家开卷有益，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是为序。

贾植芳

2001年12月于上海寓所

[作者简介] 张敏

(1953-)男,祖籍河北邢台,出生于山西太原,曾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7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文学博士。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山西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西方文学、西方美学与文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发表论文译文70余篇,出版《克罗齐美学论稿》等著作多部。

目 录

【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世界文学意识	3
比较文学的学科依据	27
批评失语与王国维个案	49
试论两个叛逆的女性	59
文化反思与小草的歌唱	79

【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自我意识与西方文学	89
语言学与文学批评	107
二十世纪西方心理学与文学研究概观	115
二十世纪西方学者心目中的社会与文学	128

【西方文学史思考】

厚此薄彼，还是具体分析？	147
试论欧洲中世纪文学对传统的继承	155
叙事话语：传统与现代之别	166
现代欧美长篇艺术	180

现代西方悲剧特征	185
“意识流”析述点滴	191
古希腊悲剧论	196
古希腊喜剧论	210
伊索寓言简论	221
试论《玛丽·巴顿》的思想内容	233
屠格涅夫及其长篇小说《烟》	246
读海涅《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255
走向“大写的人”	263
雷马克及其《西线无战事》	267
好奇、勇敢、坚持不懈的探索者	280
冰点的热度	296
论萨特剧作中的人际关系	310
未必“他人即地狱”	328
现代叙事艺术的成功探索	336
【美学与文论问题探索】	

试论艺术生产的发展同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	357
喜剧，笑的艺术	389
也论文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	394
“理性时代”的理性批判	398
形而上学批判	410
【附录一】	
存在主义与文学	433
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	441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450
西方批评家笔下的高尔基	458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464
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	472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478
【附录二】	
主要参考目录	487
【后记】	

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世界文学意识

——兼论比较文学学理

新世纪民族文学的发展，面临全球化时代的严峻挑战。世界文学意识又一次被提上日程。只是时至今日，民族文学发展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引进来”，更需要“走出去”，即以世界文学为目标，主动积极地走向世界，在日益广泛的文学交流与竞争中，逐步成长为世界文学。民族文学至此才能在完整意义上实现“对外开放”。或许可以这样说：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文学，既应该作为新世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追求，事实上又成为民族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必由之路。

本文立足于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通过较为系统的思考，试图揭示民族文学发展、世界文学意识和比较文学学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深化有关探讨，促进学科建设和民族文学振兴。

在我们看来，历史进入以全球化为特征的新世纪，民族文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已经不能不以世界文学为目标，不能不借助比较文学以形成确切系统的世界文学意识。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在于世界文学意识的现实基础和建构原则。

一、世界文学意识

世界文学意识，指的是对世界文学历史进程的自觉意识。这一过程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经途径。它以民族文学超越自我，走向世界，取得世界意义为内容。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需要以世界文学为目标，投入世界性文学交流与竞争，努力争取世界地位，逐步成长为世界文学。世界文学进程将促成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把民族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民族文学发展与世界文学目标之间，是一种制约依存双向生成的关系。世界文学意识由此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

所谓世界文学，就是艺术个性高度发展，从而赢得世界地位的民族文学。这种文学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胸怀，汲取着世界文学的营养，已经或正在满足着世界文学的需要，从而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意义。但它同时仍然是民族文学，是地域文学、社区文学、个性文学，并以其独特的双重乃至多重身份出现于世界文学之林，成为民族文学艺术追求的更高境界和历史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世界文学的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是世界性文化交流与竞争。世界市场的开拓，造成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以致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日益成为不可能。正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日益扩大的文学交流与竞争，致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① 成了既为各民族共同创造和拥有、又为各民族共同支配和消费的公共财产。艺术个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

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学由此赢得了世界地位，进入世界文学宝库，成长为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概念最早由歌德提出。歌德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敏锐地感觉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①，第一次揭示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文学这一历史现象。事实上，歌德毕生以其文学成就，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文学 18 至 19 世纪之交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展了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思想。他们一方面以世界市场的开拓为前提，对世界文学的现实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做出了科学论证；一方面肯定世界文学的具体表现就是艺术个性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学。现实的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标志。^②

世界文学的理论根据，在于文学以艺术个性为价值，而文学价值又需要在尽可能广阔的社会生活范围内求得实现。文学价值及其实现范围两者之间，是一种依存制约、双向生成的辩证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文学的发展正是其艺术个性在不断扩大的时空范围内不断创新，及其价值在不断扩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实现的历史过程。这就决定了文学追求的两个维度：尽可能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尽可能广泛的心灵认同。

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着眼，艺术个性为满足不断发展的文学需要而不断发展创新，同时要求其价值在不断扩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实现。这就引导着文学逐步由社区、地域、民族而走

^① 艾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 113 页，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② 《共产党宣言》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向世界^①。文学价值实现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对艺术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推动艺术个性不断地走向成熟，艺术境界不断地得以升华。民族文学的艺术创新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赢得世界意义，成为对以往全部历史和当前整个世界的艺术超越，并由此进入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意识，说到底是对世界文学大格局中民族文学的艺术个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价值实现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理性概括。其实质是艺术个性在历史维度上的创新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满足文学需要两者间的制约生成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世界文学绝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存在，或者超验先在派生一切的绝对理念。它既不是世界主义者或欧洲中心论者心目中否定民族文学、“消灭个性存在”的“总体文学”或“世界主义文学”^②，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理解的与整个人类文化传统相隔绝、必须在“实验室中”一切从头做起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学”^③或国际主义文学。上述错误，在将抽象实体化以取代现实存在的形而上学追求中，不仅把世界文学误解为高高在上吞噬艺术个性的怪物，而且误解为消灭民族个性、人的个性的工具。这与得到普遍认同的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与指导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的尺度是

① 理所当然，社区文学、地域文学、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不是一种依次替换排挤取代的关系，而是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后者对前者的历史性超越、扬弃与包容。民族文学未必称得上世界文学，但世界文学一定同时就是民族文学。

② 参见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 171 页，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③ 参见李辉凡：《“拉普”初探》，吴元迈：《三十年代苏联的文学思想》；《苏联文学史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